

科技與時間：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失能與潛能

鄭惠雯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論文擬從班雅民的「模仿機能」(the mimetic faculty)概念與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之「誰」(the *who*)與「什麼」(the *what*)之間相互成立的關係來探討人類是否在藉著科技增能的同時產生失能的問題，以及當中是否存在逆轉失能的可能。班雅民認為自遠古時代開始，人便有模仿周遭事物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流轉到了現代，因著科技複製的出現，人與物之間的相互參照模仿的機能亦產生根本的轉變，此亦為班雅民探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礎。史提格勒對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觀察與批判與班雅民有所呼應，他認為記憶的工業化，尤其是數位科技以即時模式運作，嚴重弱化「誰」之所以為「誰」的關鍵延異機制(*différance*)。隨之而來的是當代世界的失向(disorientation)以及人的失能(de-skilling)，生存的技能已為消費力所取代。班雅民和史提格勒似乎從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與科技技術雙重發展當中，探究人的「能」如何依附於物質層面。此外，人與物的關係也將牽涉時間的概念，尤其是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重要提問將為：班雅民和史提格勒對於科技與時間的討論是否能夠扭轉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失能，進而勾勒未來潛能。對班雅民而言，「模仿機能」背後所蘊含的是一種閱讀過去的方法，在這種「實現過去」(actualizing the past)的閱讀當中，存在於過去但卻隱而未顯的面向得以躍然浮現。史提格勒的理論雖不涉及班雅民的救贖觀，但他提出「誰」能否對新科技造成的衝擊做出「決斷的重現」(epokhal redoubling)將是未來潛能的關鍵。

關鍵詞：班雅民、史提格勒、模仿機能、決斷的重現